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須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鯀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闊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特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券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

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鯀鵬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未舉大猷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建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鳴者叱者吸者呌者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
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
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
物足識哉蕭籟參差官商異律故有短長
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感其自
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
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籟之怒號衆木之異
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
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
游遂問天籟子恭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
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耳耳
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
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而然謂之天然
豈蒼蒼之謂哉

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
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
不在我也比竹之為物人皆聞之知其空
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為我者亦然萬竅怒
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為
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
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
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
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
籟可知矣

行有常遊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
吹萬不同而成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
為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
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
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
是為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
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
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
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聲
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
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
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
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以以
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高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
中之妙者古言詩為有聲畫謂其能寫難
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
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
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
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
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
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
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
同在人之間亦異比於萬物享受亦然
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
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
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王雱註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
者存而尸之者誰邪感其自取怒而已夫
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為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反手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為吾則心不應如死反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特謹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及之為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為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為籟也君可端拱無為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為構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儘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內接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結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開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積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為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大知開闔小知開闔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緩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綬綬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鬪勝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處歎變態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迥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矣蓋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郭象註夫知言寤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此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爾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開闢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緩密察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枯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為之為也夫器之大小趣欲向背緩驟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穴之異形乎開闢緩備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鳴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刀刀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使而過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為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迺相為君臣非真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為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關至多之物終亦渡續而後已緩者蔽之淺密者蔽之深密則尤深者也機括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之於善也自上文爽炎開闢至姚佚啓態皆論不能見獨者為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且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為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為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為君不悅者為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為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為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絕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為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大大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闕恐攻於內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陷有守勝之蔽情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遺遺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苗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為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迺相為君臣則不能無為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為當視之時目為君而使然者有尊目存焉當

行之時足為君而使然者有尊足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六託無窮之間則形莫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寤覺接聞審察酬酢萬變猶風作顛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眾竅為虛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慙十二者發手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執使之然邪樂由虛出箇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感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且兼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

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性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腐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算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

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寬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聞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格亡之者是也緩者緩緩不切害者語存機察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若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
滿月鏢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
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
之用心喜怒哀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
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
為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
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為
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觀而所
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
物若有者不敢以為實有也不得其朕即
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
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為使有情言有實即
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為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
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
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為頭之役
目望足行則足為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
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為用以受

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百體之君臣既不
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為君心又
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
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
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
相守不亡持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
順乃為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
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
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
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若不復贅其間慮數變
懸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
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
則預度未來數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
舊事懸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
而變懸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輕躁而務作為懸則畏懼而不敢動庶
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
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
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
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
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
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弱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
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箇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
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
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
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
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
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
質墜神超聖境何世界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莫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
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欲則莫
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
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非此亦一非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天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
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
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
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
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

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
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
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
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
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為有言邪未
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
穀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為不在言何
所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
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
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
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
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
是不若以儒墨及覆相明則知其是者
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
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
為是則彼以為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為
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不可也亦然
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

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
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為彼所彼亦是也
則彼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
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
是非為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非非故能
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
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
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
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莫必知代其故習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
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
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為物所虧則所謂
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為有雖禹
之神猶不能為之方吾將奈何哉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是為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
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
其異於穀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
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為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非因非因是更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

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為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為是亦為彼所彼以彼為非彼亦自以為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為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為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冥與道契冥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冥必知者為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為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况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傳言出於有辯而無瑕謫聲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聲音道惡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不冥於大道而真偽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真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為運轉萬物得樞以為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已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自取而為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眾矣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強謂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鼓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慈出有大偽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

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為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戶樞之用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奚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矣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殺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殺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偽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使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誰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虛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茫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
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為師誰獨無
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
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
然之理而強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
本無所見強以為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
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
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
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
於造物邪故云未定數音未有所知亦由
是也道本無真偽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偽
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
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
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
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
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
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亦
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
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
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

之為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
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為善或以成心為否
考之下文未成手心而有是非是今日
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
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
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
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
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
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
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
論精富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
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
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
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
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
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
則流乎意矣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為未有不因物而
生者心高也禹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

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
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況麗
物而為惡乎關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
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造物離人
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
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
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為當與音預
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眾知代之義
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
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
為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二十三